劉氏鴻書

第七十三卷

文史部八

女詩

書法

三易三上三多　二焚草　苦吟

焚書　科斗書　攺隷字

鬼名　燒東宫圖籍　破爛朝報

聖意

卷七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文史八

女詩

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殆明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廟見題詩墨未乾云碧杜紅蘅縹渺香冰絲彈月弄新涼峰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　名山記

邢鳳之子夢一婦人歌踏春曲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路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　詞海遺珠

陌上桑三解其一 一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樓中有
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養蠶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
繫桂枝爲籠鉤頭上𩭹鬌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
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
帽着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
觀羅敷其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使往問
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
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
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其三 一云東
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

繫馬尾黄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玉府

虞世南著史略云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靧面云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歲華紀麗

唐人醉公子辭云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刬韈下香堦寃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帷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

還勝獨睡時 杭 林學山

唐妓盛小叢突三臺詩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此詩唐詩中不載惟見于樂府詩集然亦佚其姓氏

韋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不嘉嘆 談賓

江淮間娼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

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北夢瑣言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爲新粧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筆記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元白流紛紛停筆濤有詩集然不載此詩

毗陵郡士人家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

依稀猶有開元字暗想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代醉編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覩佳者近惟謝幼槃一首字字精工詩曰懶向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尉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户敢辭纖手冷芸窓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鴈贏得宵來覆妾床

玄散堂[illegible]

侯繼圖微時曾秋日於大慈寺樓上倚闌忽秋風四起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

秋葉上題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侯貯巾篋五六年方與任氏為姻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是妾作在左綿時書此爭得在君侯以今書校之葉上無異（堯山堂外紀）

王荊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帯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為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掩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婦人之絕有才思者（墨莊）

楊用修婦亦有才情楊久戍滇中婦寄一律云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欣賞編

孟氏淑卿詩對鏡清晨對鳳奩含情強裝束既已命如塵何須顏似玉西施館娃宮裏管弦清豔質裝成百媚生只教人差長夜歡可憐不解報朝盈楊妃翡翠裳舞罷小腰肢低首臨風幾許思莫恠姿容太妖冶半緣邪洒半燕支觀蓮美人圖綠槐蟬靜日偏長懶爇金爐百

和香莫摘池中蓮子看箇中多半是空房春閨圖粧樓倚倦怯啼鴉寶髻慵簪芙蓉花蝶粉蜂黃渾褪不應人尚在天涯賭妓石榴裙子稱纖腰唱徹新聲換上扃背倚東風偷拭淚爲誰腸斷爲誰嬌說聽增紀

趙鸞鸞名妓也作閨房詩詠五首曰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粧罷君王帶笑看雲鬟○彎彎柳葉愁邊戲湛湛菱花照處頻嫵媚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柳眉○啣盃微動櫻桃顆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口瓠犀顆顆綴榴房檀口○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捫

弄處露華凉沁紫葡萄 酥乳 ○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 纖指

（）彤管遺編

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 花

葉夫人集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及長卿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長卿乃止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

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為誰驕○凄凄重凄凄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齒如馬噉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 紅白桃花詞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彤管遺編

書法

傳載蒼頡兄弟三人一造竺國字一造天宮字季為頡造華字

史皇氏倉帝名頡生而四目出野史即能書及長登陽虛山臨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奎星圓曲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刱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史傳注

眞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志林

古者書名破眞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模倣唐書曰韋郇公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浸相緣率以爲常事物紀原

衛夫人名欒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

書嘗與支法師書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能工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形管遺編

下邽程邈本秦獄吏得罪繫雲陽獄初善大篆覃思十年增減大篆去其繁複而爲隸上於始皇始皇善之爲隸人佐書故名隸書又曰佐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不爲體勢與漢欵識篆文相類非有挑法之隸也

僧智永王右軍七代孫名法極住會稽嘉祥寺常居閣上臨書三十年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人來求書户限爲之穿穴因以鐵裹之人謂之鐵門限 山堂肆考

魏明帝立凌霄觀誤先釘牓乃籠盛韋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署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既下頭鬢皓然因誡兒孫絕此楷法 翰墨盛事

右將軍王羲之七歲善書十二得其父曠用筆秘法不盈朞月書大進衛夫人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意因流涕曰此子必蔽

吾名嘗書祭北郊文久乃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黄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羲之書多不一體常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爲一飛字有龍爪之形因之謂龍爪書羊欣筆陣圖

弘農張伯英善草書每下筆必爲楷則云匆匆未暇草書坡集

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矣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

卿善爲詞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太平御覽

太宗工隷書師虞世南常患戩字戈法一日書戩字乃空其落命世南塡之帝以示魏徵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徵曰天筆臨萬象不能逊其形非臣下所可儗倫仰觀聖作惟戩戈字逼眞上笑公藻識

中宗神龍元年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臣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

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舉朝爲榮

唐語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作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于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

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尚書故實

僧懷素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形謂之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史亦謂形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矣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形又曰草書竪牵似古釵腳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

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
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是古釵
腳爲草書豎牽之極貞卿之微笑經歲不言懷素入辭
去貞卿曰師豎學古釵腳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腳
唱賊久之貞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
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定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
顏公曰噫草聖淵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
懷素俗姓錢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書故鄉中號爲大錢
師小錢師 初潭集
趙孟堅字子固嘗得蘭亭真本於霅川甚喜乘夜回嘉

興櫂至昇山大風覆舟子固立淺水中手持蘭亭示人曰帖在此餘不足介意因題八字於卷尾云性命可輕至寶是寶 輟耕錄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任後旬日有老父持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珎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君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

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爲換鵞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

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譔紛冗宗儒繼
次作柬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
日斷屠 代醉編

米元章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
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
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
遂與之 何氏語林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
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乏逸韻蔡襄
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

字長公外紀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嘗於寢房伏梁上鑿爲闇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羲之眞草書帖搆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諸師入内道塲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自師沒後薦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又敕追辨才入内重問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

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
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
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
宗遂召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
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
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
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于門
前辨才遥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就前禮拜云弟子
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
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圍碁撫琴投壺握槊談

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今後無形跡也便留宿設酒果等酬樂之後請賓賦詩辨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猨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彼此諷味恨相如之晩通霄乃去辨才云檀越閑即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與後作詩數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

號試今亦數帖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可把來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真跡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搨偽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纇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于伏梁上幷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

疑後辨才出赴汜橋齋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於案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來別辨才聞語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太宗大悅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

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宫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所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入玄宫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法書要錄

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雖知還位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不復排斥英賢也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顔自足精神徐淮南書如

南岡士夫徒尚風軌而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氣崢嶸吳休尚書如新亭傖父一注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彥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廣平書如鴻鶴弄翅頡頏布置紅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咲樹李鎮東如芙蓉之暎日文綵之鏤金桓玄書如快馬逐陣隨人曲屈豈須文講范懷約真書有力草行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文鸞彩鳳孤飛獨舞孔

琳書如散花空中流行自得李岩書如鏤金素月屈玉
自照薄紹書如龍遊九霄纘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
阻日孤松一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
書如鵬羽未竟舉翮而自遊梁鵠書如龍威虎振劍拔
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馮虛欲仙衛桓公書如插
花舞女援鏡咲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
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難輕過米元章
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永書經氣骨清
從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
楮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

世南如學休粮道士神定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徤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便弩欲張鉄柱將立昻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踈徐皓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体氣純白王子敬醉中信筆頗有沓拖風氣沓拖字雖出文選而隋僧智果論書云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之少年皆風流也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矣書評

文訣 附書厄

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字易識字易讀誦也 顏氏家訓

作文有三上馬上枕上厠上 歸田錄 學者當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 談苑

余子棲為文則入自課應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初潭集

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

秦人焚書孝經為河間人顏芝之所藏漢初芝之子貞出之凡十八章

自秦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本[illegible]

始皇既焚書改古文為大篆及隸字國人多誹怨秦苦天下不從更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視之先為伏機諸生方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而

壓之終乃無聲 古今奇字序

人或勸椰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初太子夢侯景作秦始皇占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景入太子募燒東宮圖籍焚夢則應焉 三國典略

宋王荊公不好春秋目之曰破爛朝報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眞死荅兒麻八剌乞列嗣

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叱丕栗亦以其法佐國主覇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邸與語大

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卽位尊爲國師授玉印命製家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眞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亦憐眞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荅兒麻八刺乞列嗣立自是每帝師一人死

必自西域取一人爲嗣終元世無改焉元史本末

劉氏鴻書卷七十三終

第七十四卷

身體部

剝面皮　面上起草

耳目

墮耳　雞冠秀才　黑色養目

五十七眼　目光如火　一目鬼

眼多白　一目存瞽

口舌牙

含香　孫登嘯　口過

指口以示　善嘯　種牙

鼻

鼻祖　氣如龍

種始立堅凝爲地種軟濕爲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闕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故自一七日至三十有八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闕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於其中間地十七日又復一死盖短座之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胎中凡十個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自縛如在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悽惶悲欲起出母食多食少太鹹無鹹太熱太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久游行馳走有所度

越凡此之類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地苦亦如之或以衣受或以衾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非何所番超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母子往往兩皆不保樂善錄

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食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歲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

之端形於此 國憲家猷

齒乃骨之餘髮乃血之餘耳乃腎之餘頂乃髓之餘爪乃筋之餘語乃氣之餘 夷門廣牘

脉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草木子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清暑漫錄

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臟皆異故有老而鬚白

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眉鬚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於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於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筆談

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甲之日上告天帝記人之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人速死死後魂升於天魄入於地惟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即為禍患三尸分居人身上下為人之孽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令人眼暗

髮落口面齒病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搔擾五情勇動淫邪不禁其尸形似小兒或似馬狀長毛二寸人死即出作鬼如人生時形像衣服長短無異其九蟲類多如蛔蟲白蟲之類躡人五臟多致殺人令人多病種種動作 太上三尸經

天皇氏三舌鱗身地皇氏馬蹏人皇之身九章史皇四目伏羲蛇身神農牛首大眉三辰能言五日能行七朝齒具黃帝孕二十月而生河目隆顙日角龍顏弱而能言十歲而改神農之政顓頊併幹十三而致太平帝嚳

戴干十五而佐顓頊唐堯孕十四月而生鳥庭八眉十
三而佐帝摯舜四瞳子禹孕十四月長頸烏喙兩耳三
漏而虎鼻湯臂二肘文王四乳其長十尺老聃在孕七
十二年足履八卦仲尼河目海口坐如蹲龍具四十九
表玄覽
人之心相外見於目其善惡又更多端凡眢瞓𥈭𥉉者
嫉妬人也盱睢睦䀏者惡性人也矔矘晃𥇑者憨人也
彌詗䁯䁼者姦詐人也應徵㧗𥇒者𦙞强人也羊目瞠
瞳者毒害人也睛色雜而光浮淺者心不定無信人也
睛色光彩溢出者聰明人也睛色紫黒而光彩瑞𬤱者

好隱遁人也睛色黃瞻視端直者慕道術人也睛多光澁不溢不散徹而視瞻端正者亦慕道人也睛急貶者若不嫉妬則虛妄人也 青箱雜記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藂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鏤勝絕細凡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酉陽雜俎

五官 鬚

關雲長美髭髯內一鬚尤長二尺餘色如漆索而勁嘗自震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時夜夢一青衣神辭曰我烏龍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將先往語畢化爲烏龍駕雲而去公寤而怪之至夜公走麥城與吳兵對天曙將鬚失其長者公始悟前夢嘆數巳定將柰之何至晉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無驗有司夢黑衣神自稱鬚龍能爲我立廟當致雨以救民有司處請至午果雨淡雲中烏龍現身遂爲創祠掘址得一長鬚意即龍也遂以塑於龍神頸中題其廟曰鬚龍廟吳淑資諧

王彪之年二十鬢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七十三壽矣顔天豈早白與宋杜公衍年四十餘鬚鬢盡白及卒年八十 金壺子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更恐爲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絶 晉書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爲名將死塟長安南原將相與祭幾四十四幄 珍珠船

廬陵周必泰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内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必泰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泰歸順道謁婦翁門外雨雪交下有二童子掃雪於門庭婦翁因必泰失官殊輕之而私訝一夕夢掃雪以迎宰相今唯必泰雨雪中至又無他客既准設備姑留之必泰歸益刻苦向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寓一班直家一日班直袖小冊自外至必泰請借觀則鹵簿圖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未試之前必泰夢入陰司見判官拷掠一鬼指必泰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柰何鬼請爲帝王鬚即起摩必

泰頗爲種鬚既覺猶隱隱痛後必泰罷相家居有一相士來適邂逅必泰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泰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爾貌如此莫誑我也必泰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泰答以前相者起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 因果錄

面

王武子與武帝圍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賈充問皓曰何以剝人面皮[illegible]其顏之厚也 語林

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

配某州牢城黥畢幕府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字為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右參政聞之曰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東軒筆錄

耳目

燕丹使田光往侯荊軻值其醉嚏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亟往見光 列士傳

兗州張審通嘗為泰山府君所召令為詞判錄中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悅問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安其額上既寤覺額痒踊出一耳尤更聰時人

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太平廣記

凡覩紅色皆損目唯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倦遊錄

崔撥失一目以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太平御覽

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於哥舒翰座上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爲牙門將後子儀勘定安史歷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反事干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

棣上許之因而免誅 樂史序

錢鏐年老一目失明中朝國醫胡某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瘴眼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為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醫人治之復故凡賂醫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 談苑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令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宋史

宋欽宗北狩和議成顯仁后將還帝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南歸得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不能

却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有瞽吾目乃升車北至
南中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為之憮然久竟失明募醫
不効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大
喜曰吾目久盲得師壹朗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貲道
士笑曰后以一目視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道
士去後王剛中帥成都圖靈泉縣朱仙像以進則儼然
當日道士云岳忠武初入獄欲坐以策應不行為違節
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
放心若相悞令我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
得執政而其家生子俱青盲神明固自有顯証可不畏

哉白拂齋

口　舌　牙

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疑有過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視其藥更爲含食意遂解 漢官儀

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精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爲嘯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震山谷籍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

之不知所止 晉書

宋考功在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唐書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長公外

記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舌尖倒向喉内亦曰兩舌重沓以瓜徐刮之則嘯聲愈遠吕覽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拾遺記

鄧雲翁者嘉靖間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九七粒復以末藥入湯漱口片時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擣爛成膏依牙巳序遂枚𤏡鼠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少壯或老人牙以脫落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

鼻

鼻祖卽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又凡人懷胎鼻先受形故謂始祖爲鼻祖也楊子雲

王廷湊始生於恒山西南別野生後常有鵲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居戎職頗得士心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會使河陽迴及沇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有從者寶載英籍以告廷湊廷湊驟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

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者復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兆也廷湊既歸遇田弘正之難中夜有軍叩門僞呼官稱廷湊股慄欲逃載英曰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廷湊意乃安及爲留後他日歸其別野視家庭之樹婆娑然踣北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廷湊徃祭之將及其門見一人被衣冠折腰於廷湊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衆皆異之因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播爲上賓戴英列爲首校訪駱山人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構一亭號駱氏亭報疇昔也唐年譜

五臟 心 肝 腎

符朗從堅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沙伕問朗曰是王吏部兄弟也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有才國寶美而狼毒故也裴景泰書

泓演衛大夫狄人殺懿公而踐其屍僅留肝焉演遠使返報哭於肝之側曰臣請為表自剖其腹納肝於內而死左傳

沈存中苦腰重不能行有將佐曰此乃病齒數年用苦參揩齒其氣味入腎傷腎所致也後有太常少卿舒昭

亮亦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之疾皆愈並方書所不載者筆談

回回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着夏布裙甚以爲非恐凉傷外腎也又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根本不可不保護也觚不觚錄

四體　指　髀肉　足

浙有士人一指忽隱痛不可忍其中指甲間生一珊瑚高二寸血色氣縷成海市人士戰馬城郭戈矛人與巳皆見其人嗜飲燒酒醫謂火所吐幻景服以大黃稍減

久服遂絕然火何得成此異哉（異識資諧）

劉玄德在荊州數劉表座上起如厠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之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裡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蜀志）

符堅與諸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齒跛一足故戲之（代醉編）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致兩府者汝也（北堂書抄）

眞宗得皇子巳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卽止葢眞宗

常顙上帝求嗣上帝問羣仙曰誰當往者皆不應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爲眞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史畧

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巳始妲巳乃雉精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世習俗旣久以足小爲美

短人　瘦人　長人

焦僥氏長三尺短之極西蠻人也要離羸瘦極毎出遇順風即行逆風即倒獨異志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

見餉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人王家室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帝憮然大笑 世說新語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綸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鶴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而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鵠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公言小人也 神異經

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頂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食以霧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黃

父

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爲生天中記

按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爲吉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羣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

足六尺李斯書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屨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集異錄

男相　女相

論語撰考讖顔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月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謂面有三庭山在中鼻

高有異相也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遁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雲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伯喈傳

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常傅粉矣前漢佞倖傳籍孺閎孺傅脂粉以婉媚倖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

此知古男子多傳粉者 野客叢書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卽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何氏語林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嫗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天中記

王顥與太宗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襌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顥曰王顥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顥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顥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

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旣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唐書

高齊蘭陵王長恭面類婦人嘗着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推摩擊刺之容今人面是也國憲家猷

華温琪少從黄巢爲盜巢敗温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問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於家五代史

岳生李生各祈夢於七曲山梓童祠祈功名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剜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盛文肅公珍世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疎瘦如削二公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

袖郁然滿室濃香有實文實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臭天中記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爲盗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塘分也占之又在臨安以相法隱市中求其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會縣中豪傑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

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博徒耳術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illegible]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將質吾術耳明日遂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為賓客　西湖志

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子有奇相歸宅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躓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叩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

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為建節戎行宜生杖策徑謁干以秘策汝為根得之晚亡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韜跡亦理之常我覘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於官宜生不服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為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由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主僧者出儼然

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撫夜濟宜生於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耶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於道而奪其符以至於燕上書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敎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試多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鑒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學士侍講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

定齋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壘方堅國備大弛而諜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傍忽低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驚及高景山告釁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於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撓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國史逸其事獨淮士能道之　朝野遺記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縗絰跪爐於像前會

陳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覩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太宗敦諭再三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東軒筆錄

徐耕成都人二女皆國色爲詩有藻思耕家貧甚有相者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使相其二女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

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王建入城聞其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卽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　蜀檮杌志

龍圖劉公燁未第前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旣而劉公登科晃猶未第夫人復欲妻之使媒道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加膚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爲匹欲以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揀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

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可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顯七姨後適闞生竟落泊轉依劉氏養之終身青箱雜記

劉氏鴻書卷七十四 終